

革命情感

駕駛兵與飛行員

· 吳慶璋 ·

時下不少年輕人怕吃苦又不願意受拘束，不願服兵役，想盡辦法只為閃兵。其實軍中許多的歷練，有時往往成了退伍後待人處事、甚至經營事業的助力。四十八中隊駕駛兵王大進，退伍後將作戰室裡的飛行管理理念，運用在他的家族事業中，將家族企業發光、發熱，就是一個例子。

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底，同學徐國賢、「胖子」盧繼莊、雷健駿和我，四人自臺東部訓練隊至新竹基地報到，國賢和「胖子」分發至四十一中隊，我和健駿分發至四十八中隊，四人雖分屬兩個中隊，不過一開始都在四十八中隊接受換裝訓練，報到後被帶至寢室。我們是見習官，四人擠一間，日式迴廊式建築內，寢室裡放了四張床，我們快速的各自挑了一張床，將行李卸下，從此開始戰鬥部隊的飛行生涯。

午餐後，一輛吉普車接我們四人去四十八中隊作戰室，胖子看到駕駛，兩人興奮地大叫對方姓名。原來胖

子和駕駛兵王大進是善化初中同學，初中畢業後，胖子舉家搬至臺北，兩人從此失去聯絡，未料時隔多年，竟在基地巧遇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。

我們當時剛到隊，全聯隊只有四名少尉飛行員，四名少尉正是我們四人，期別低官階小。大進是四十八隊的駕駛兵，來自臺南善化鄉下，農村出來的青年，個性靦腆，我們五人相依為命，彼此互相照應，從此成了好友。



作者（左）與義務役駕駛兵王大進（中）感情甚篤，當年放假與王大進、王母（右）共遊曾文水庫的影像，也成為兩人深厚情誼的見證。

機場那麼大，軍中常得自己開車往返幾個要點。地面學科甫結束，作戰官問我們會不會開車，四人面面相覷，都說不會，作戰官要我們去找駕駛兵學開車。

機場空曠得很，我們隨便找塊地練了起來，坐在車上，大進一一指導我們學習駕駛，他耐心地告訴我們怎麼啓動，怎麼加油門，方向盤怎麼打，剎車怎麼踩，遇到我們手忙腳亂時，他會說飛行員連飛機都會飛上天了，開車很簡單啦！在他的鼓勵下，四人很快便學會開吉普車。

大進的駕駛技術要得，有一回我親眼目睹他把一輛中卡、一輛吉普車，利用左右各一個一尺寬的滑撬，用倒車方式，倒進空間不大的么么九機艙裡，完全未擦撞機身，很不簡單。

當時每一年的四月至九月，新竹、嘉義兩基地輪流駐防馬公，中隊所有裝備包括車輛都跟著部隊移防，那回親眼所見他用倒車方式，將軍車駛進么么九，不偏不倚，準確到位，對他的駕駛技術佩服不已。

當年一個中隊僅配置兩名駕駛兵，工作量非常吃重，駕駛兵每晚就寢前得從飛行寢室的公佈欄上，了解第二天的飛行派遣單，當天的序列、飛行員何時上場。

當年大隊裡只有兩個中隊，每五天互輪一次警戒，中隊輪值警戒時駕駛更忙，夜裡兩點半就得送飛行員至警戒室，從寢室到跑道頭警戒室，得繞過大半個機場。夏天還好，新竹的冬天，北風蕭蕭，寒氣逼人，因為車子老舊，駕駛兵必須提早起來溫車，比飛行員起得都早，深夜裡的基地，一切靜悄悄，前往警戒室途中，只有酷寒和寂靜。

飛行前，我們在作戰室裡任務提示，他也沒閒著，要檢查和保養車輛、為車輛清潔、加潤滑油等等，任務提示結束，駕駛兵要根據schedule board上飛行派遣，提前四十分鐘備車，將飛行員送至機庫堡，讓飛行員有充分的時間進行飛行前三百六十度的檢查作業。

每一批飛行員的名單、誰領隊、飛的是哪架飛機、飛機停在哪个機堡，駕駛兵事先都要記熟，根據schedule board上飛行派遣，依序送第一批、第二批、第三批飛行員。每一批飛行時間大約一個小時餘，飛行員起飛後，駕駛兵要算好落地時間，飛機落地後，大進已守在機堡前等候，準備接飛行員返回作戰室任務歸詢。

當年常有夜航，落地、歸詢之後，有時已是晚間十點將近十一點以後

了，他依然在作戰室外待命，結束後送我們回寢室。這還沒完，當我們回寢室準備就寢，他還要知道次日的飛行派遣單，提醒自己幾點起床備車，送飛行員上場。

每晚就寢前，他得充分掌握第二天的序列，清晨甚或半夜即起，開始忙碌生活，若遇中隊擔任警戒任務，更是忙碌，除送飛行員上場，還要送早、午、晚三餐到警戒室。因為馬不停蹄地幹活，大進的三餐無法像基地裡一般兵員一般準時進餐，經常延遲許久，往往只能搭著機務室伙食，隨便吃吃解決一餐，雖然如此卻從未見他有絲毫怨言。因為勤奮老實，隊員經常特意在空餐伙食裡為他打個便當，讓他果腹。

駕駛兵幹活兒要麻利（俐落），否則動作慢了，會礙事。大進來自善化鄉下，雖不善與人交談應酬，卻很熱心，不僅份內的事做得叫人放心妥貼，還常常熱心幫助其他駕駛兵，幫忙分擔工作量。

我與他成為好友，也是因為同學盧繼莊的關係。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初完訓，胖子和國賢歸隊回四十一中隊，不過我們四人仍住在同一棟寢室，彼此見面機會多。四人與大進朝夕相處，感情深厚，經常在結束一天工作

之後，五人便聚在一起磕牙。大進入伍前便已結婚，有一回說他們臺南的婚俗，如今想來都覺好笑。

他說，結婚當天，家裡的長輩會把一公、一母兩隻雞塞進床底，再拿飼料誘雞，看哪隻雞先跑出來，說這一招能預測第一胎孩子的性別。如果先跑出來的是公雞，長輩就笑了，表示第一胎生的是男孩。問他準不準？大進說還真準。新婚當天最先從他床底竄出來的是母雞，結果太太第一胎果真生了個女兒。他說當時長輩確定手裡抓著的是母雞，好失望！他瞅了一眼坐在身邊的新娘，當時太太低著頭，不敢言語。

空軍義務役期是三年，民國六十五年，大進退伍，我曾利用一次前往官校受訓機會，前往臺南拜訪他。當時他已接下家中事業，他帶我參觀他的小型工廠，記得是做腳踏車的泥除、把手、前叉等等腳踏車的零組件。早年臺灣的工廠規模都不大，很多是家庭式工廠規模，這讓我想起大進尚未退伍，便常利用休假趕回臺南老家工廠，幫忙做工的往事。

那一回在他工廠裡的牆上，一張板子上工工整整的寫著接單、訂單數量、生產期程、出貨日期等等，樣式如同作戰室裡的schedule board。我問

他怎會想到這個有規矩、有系統的做法？他說他是比照服役時的飛行序列管制做法，擬定了一套自己工廠的接單、生產、出貨的管理時程。

由於是家庭式工廠，員工不多，且多半是遠親近鄰，但是在管理上，大進也把當年他在軍中有條不紊的管理方式和軍中的歷練，悉數運用在家族事業上。公司雖小，但是牆壁上的白板，貼滿生產專案、訂單數據、生產進度、出貨情況、客戶資料……，就這麼一步一步腳印，穩重踏實的經營，後來逐漸發跡，事業版圖越來越大，事業觸角從腳踏車擴大至房地產、汽車零件，事業王國在南臺灣頗為知名。因為實實在在經營，民國八十三年曾當選第二屆傑出中小企業董事長，並獲時任總統李登輝先生召見。



王大進（右）在商場上實實在在在拚搏，闖出一片天，並於民國八十三年當選全國第二屆傑出中小企業董事長，獲時任總統李登輝先生（左）召見。



當年隊長陳懋華將軍（中）、王大進（右）與作者（左）久別重逢，心裡滿是快樂與感動，對於難得的革命情誼，彼此都很珍惜。

我曾經在大岡山受訓時再次拜訪他，後來因為各自忙碌，彼此失聯近二十年，不過，對他當年服役時的敬業態度始終印象深刻。大進在空軍服役三年期間，不僅學會作戰室團隊合作及果斷下決策的全套管理理念，和四十八中隊全隊飛行員建立的革命情感，更讓他從原本木訥靦腆，學會如何與人輕鬆自在的相處。

很少人喜歡軍中生活，也很少義務兵在退伍四十年之後，還與當年的飛行夥伴友誼長存至今。

不久前，四十八中隊定期聚會中，大進看到當年隊長陳懋華將軍，如今已滿頭白髮年近九十，失聯多年之後再次與他相聚，久別重逢，仔細端

詳，感慨少壯能幾時，鬢髮各已蒼，心裡只有快樂與感動。

當年大進因為在二聯隊服役，與不少飛行員成了好友，這是義務戰士與飛行員結成莫逆之交，很難得的革命情誼，彼此都很珍惜。

而當年的五人，大個兒往生，胖子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間一次飛安事件中殉職。大進提起和他在善化初中便結成死黨的胖子，雖事隔四十年，依然紅了眼眶。



四十八中隊定期聚會合影中，可以看到當年大隊長唐毓秦將軍（第二排左四）與老戰友個個精神奕奕、神采飛揚，王大進（第三排右四）因為服役，與不少飛行員成了莫逆之交，情誼長存迄今。